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七回 禍患無突如之理 鬼神有先泄之機

樸茂美封疆，家給人恬汔小康。富貴不驕貧守分，徜徉，四序咸和五穀昌。 挾富有兒郎，暴殄恣睢犯不祥。孽貫滿盈神鬼怒，昭彰，災眚頻仍降百殃。 ——右調《南鄉子》

單說這明水地方，亡論那以先的風景，只從我太祖爺到天順爺末年，這百年之內，在上的有那秉禮尚義的君子，在下又有那奉公守法的小人，在天也就有那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的日子相報。只因安享富貴的久了，後邊生出來的兒孫，一來也是秉賦了那澆漓的薄氣，二來又離了忠厚的祖宗，耳染目濡，習就了那輕薄的態度，由刻薄而輕狂，由輕狂而恣肆，由恣肆則犯法違條，傷天害理，愈出愈奇，無所不至。以致虛空過往神祇，年月日時當直功曹，本家的司命灶君，本人的三屍六相，把這些眾生的罪孽，奏聞了玉帝，致使玉帝大怒，把土神掣還了天位；穀神復位了天倉；雨師也不按了日期下雨，或先或後，或多或少；風伯也沒有甚麼輕颺清籟，不是摧山，就是拔木。七八月就先下了霜，十一月還要打雷震電。往時一畝收五六石的地，收不上一兩石；往時一年兩收的所在，如今一季也還不得全收。若這些孽種曉得是獲罪於天，大家改過祈禱，那天心仁愛，自然也便赦罪消災。他卻挺了個項頸，大家與玉皇大帝相傲，卻再不尋思你這點點子濁骨凡胎，怎能傲得天過？天要處置你，只當是人去處置那螻蟻的一般，有甚難處？誰知那天老爺還不肯就下毒手，還要屢屢的做醒眾生。

那丙辰夏裡，薄薄也還收了一季麥子，此後便就一點雨也不下，直旱到六月二十以後方才下了雨，哄得人都種上了晚田。那年七月十六日立秋，若依了節氣，這晚田也是可以指望得的。誰知到了八月初十日邊，連下了幾日秋雨，颳起西北風來，凍得人索索的顫，隕了厚厚的一陣嚴霜，將那地裡的晚苗凍得稀爛，小米小麥漸漸漲到二兩一石。

論起理來，這等連年收成，剛剛的一季沒有收得，也便到不得那已甚的所在。卻是這些人恃了豐年的收成，不曉得有甚麼荒年，多的糧食，大鋪大騰，賤賤糶了，買嘴吃，買衣穿。卒然遇了荒年，大人家有糧食的，看了這個凶荒景象，藏住了不肯將出糶；小人家又沒有糧食得吃，說甚麼不刮樹皮、撿樹葉、掃草子、掘草根？吃盡了這四樣東西，遂將苦房的爛草拿來磨成了面，水調了吃在肚內，不惟充不得饑，結澀了腸胃，有十個死十個，再沒有騰挪。又有得將山上出的那白土烙了餅吃下去的，也是澀住了，解不下手來，若有十個，這卻只死五雙。除了這兩樣東西吃不得了，只得將那死人的肉割了來吃，漸至於吃活人，漸至於骨肉相相起來。這卻口裡不忍細說，只此微微的點過罷了。這些吃人肉怪獸，到了次年春裡，發起瘟疫來，挨了門死得百不剩一，這可不是天老爺著實的做戒人了？這人好了創疤，又不害疼，依舊照常作孽。

庚申十月天氣，卻好早飯時節，又沒有雲氣，又沒有霧氣，似風非風，似霾非霾，晦暗得對面不見了人，待了一個時辰，方才漸漸的開朗。癸酉十二月的除夕，有二更天氣，大雷霹靂，震怒狂風，雨雪交下。丙子七月初三日，預先冷了兩日，忽然東北黑雲驟起，冰雹如碗如拳石者，積地尺許。

一位孟參政的夫人害了個奇病，但是耳內聽見打銀打鐵聲及聽有「徐」字，即舉身戰慄，幾至於死。有一個丫頭使喚了五六年，甚是喜愛，將議出嫁，問：「其人作何生理？」媒人回話：「打銀。」前疾大作。

又有一個戲子，叫是刁俊朝，其妻有幾分姿色，忽項中生出一癭，初如鵝蛋，漸漸如個小柳鬥一般，後來癭裡邊有琴瑟笙磬之聲。一日間，那癭豁的聲裂破，跳出一個猴來。那猴說道：「我是老猴精，能呼風喚雨。因與漢江鬼愁潭一個老蛟相處，結黨害人，天丁將蛟誅殛，搜捕餘黨，所以逃匿於此。南堤空柳樹中有銀一錠酬謝。可吃海粉一斤，脖項如故。」刁俊朝果然到那柳樹裡邊取出五十兩一個元寶，上面鑿字，係貞觀七年內庫之物。陸續吃完了一斤海粉，果然項脖復舊如初，一些痕記也沒有。

又一個張南軒，老年來患了走陽的病，晝夜無度，也還活了三年方死，人殮的時節，通身透明，臟腑筋骨，歷歷可數，通是水晶一般。

那二十六回裡邊的麻從吾與那嚴列星更又希奇：麻從吾占住了張仙廟，逼得兩個道士都逃走了。他卻又生出一個妙法，打聽得明水東南上十五里路沈黃莊有一個丁利國，自來賣豆腐為生，只有一妻，從不曾見有兒子，後來積至有數百兩家私，自己置了一所小小巧巧的房子，買了一個驢兒推那豆腐的磨。因有了家私，兩口人便也吃那好的；雖不穿甚麼綢緞，布衣也甚齊楚。因沒有子女，凡那修橋補路，愛老濟貧的事，煞實肯做。雖是個賣豆腐的人，鄉里中到卻敬他。也有人常常的問他借銀子使，他也要二三分利錢。人憐他是克苦掙來的錢，有借有還，倒從不曾有坑騙他的。

麻從吾知道這丁利國是個肯周濟人的好人，打聽了他賣豆腐必由的道路，他先在那林子邊等著，看得丁利國將近走到，他卻哀哀的痛哭，要往林子內上吊。丁利國看見，隨歇住了豆腐提子，問道：「你這位相公年紀還壯盛的時候，因有甚事這等痛哭，要去尋死？」麻從吾說：「你管我不得，莫要相問。」丁利國道：「你說是甚話！便看見一個異類的禽獸將死，也要救他，何況是人？你頭上戴了方巾，一定也是個相公，豈就不問你一聲？你有甚不得已的事，或者我的力量可以與你出得力也不可。」麻從吾說：「我是繡江縣學一個廩生，家裡有一妻一子，單靠這稟銀過活，如今又把這稟銀半扣了，這一半又不能按時支給；教了幾個學生，又因年荒都散了。三口人鎮日忍饑不過，尋思再沒別策，只得尋個自盡。」丁利國道：「虧我再三問你，不然，豈不可惜枉死了？我只道有甚難處的事，原來不過為此！你可到我沈黃莊住麼？」麻從吾道：「我又沒有一定的房屋，何處不可去得。」丁利國又問：「你可肯教書麼？」回說：「教書是我本等的營生，怎的不肯。」丁利國道：「你又肯到我莊上，又肯教書，你這三口人過日也不甚難。」從豆腐筐內取出二百多錢遞與他，「你且到家買幾升米做飯吃了，待我先回去與你收拾一所書房，招幾個學生，一年包你十二兩束脩。再要不夠你攬用，我再貼補你的。」麻從吾說：「你不過是個做生意的人，怎照管得我許多？」利國道：「我既許出了口，你卻不要管我。你若來時，只問做豆腐的丁善人，人都曉得。我後日做下你三個人的飯等你。」麻從吾道：「果真如此，你就是我重生父母一般，我就認你是我的爹娘。」丁利國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罪過人子！我雖是子女俱無，怎消受得起？」說著，約定了，分手而別。丁利國回去，告訴了老婆子。老婆子說：「我們又沒兒女，他又沒有爹娘，況又是個廩膳相公，照管得他有個好處，也是我們兩個的結果。」

到了後日，老婆子家裡做下了飯，丁利國老早的出去賣了豆腐回家相等。只見麻從吾領了自己妻、子。三個來到家中，除了三口光身，也別再沒有行李。其妻約在四十歲之外，蓬頭垢面，大腳粗唇。若只論他皮相，必然是個邋邋歪歪人，麻布裙衫不整。其子只好七八週之內，頑皮潑性，掩口鈍腮。如還依我形容，或倒是個長進孩子，補丁鞋襪伶俜。進得門來，望著丁利國兩口子倒頭就拜，滿口的叫爹叫娘。卻也丁利國兩口子當真不辭，將那房子截了後半層與他住，多的與他做書房教書。人家有子弟的，丁利國都上門去綽攬來從學。出不起學錢的，丁利國都與他代出束脩。許過十二兩的額數，還有多餘不止。丁利國時常還有幫貼。其妻其子，一個月三十日倒有二十五日吃丁家的飯。

這麻從吾倒也即如那五星內的天毛刑切一般，入了垣，也便不甚作祟。一住十年，漸漸的真象了父子一般。住到十一年上，麻從吾出了貢。丁利國教他把那所得作興銀子一分不動，買了十來畝地；其上京的盤費，京中坐監的日用，俱是丁利國拿出銀子來照管；又與他的兒麻中桂娶了媳婦。

麻從吾坐完監，考中了通判。丁利國管顧得有了功勞，拚了性命，把那數十年積攢的東西差不多都填還了他。點了兩卯，選了淮安府管糧通判，同了妻子四口親人，招了兩個家人合幾個養娘僕婦。其一切打銀帶、做衣裳、買禮物、做盤纏，都是丁利國這碗死水裡舀，卻也當真舀得乾上來了。丁利國道：「一來連年的積蓄也都使盡，二則兩口子都有年紀上身，婆子也做不得豆腐，老兒也挑不動擔子，幸得有了這個乾兒子，靠他養老過活，也用不著那家私。」約過麻從吾挈家先去，丁利國變賣了那房子合些傢伙什

物，隨後起身。麻從吾到了任，料得丁利國將到，預先吩咐了把門的人，如家中有個姓丁的夫婦來到，不許傳稟。

不多幾日，丁利國攜了老婆，一個太爺太奶奶，豈可沒個人跟隨？又僱了一人扮了家人。既到兒子任內，豈可不穿件衣裳？又都收拾了身命。將那幾兩變產的銀，除了用去的，剛剛的只夠了去的盤纏。離淮安二十里外，尋了個客店住下，叫那跟來的人先到衙門上報知，好叫他抬出轎來迎接。

那跟去的人到了衙門口，一來是山裡人家，原也不知事體；二來當真道是跟太爺的家人，走到衙門口大喝小叫。那把門的問了來歷，知道是姓丁的兩口子來了，把那跟的人掐了脖子往外一擲，足足的擲了夠二十步遠。那人說道：「你通反了！我是老爺家裡跟太老爺太奶奶來的，你敢大膽放肆！」那皂隸不惟不怕，一發拿起一根哭喪棒來一頓趕打，打得那人金命水命，走頭沒命。

丁利國坐在店內呆等轎馬人夫。店主人果道是糧廳老爺的爹娘，殺雞買肉，奉承不了。跟的人回去學了那個光景，許多人大眼看小眼的不了。店主道：「這淮安的衙役有些撒野，見他是外路來的生人，不問個詳細就發起粗來。這管家見他不遜，也就不與他慢慢的詳說，就跑回來了；待小人自去自有分曉。」

那店主人待了與衙門人熟識，走到那裡問說：「今日是那位兄管門？怎麼老爺的爹娘到了，住在我家，差了管家先來通報，你們卻把他一頓棍趕回去，打了，這是怎說？如今太爺合太奶奶怒得緊。」我所以特來與你們解救。還不快些通報哩！」把門皂隸說道：「老爺從兩三日就吩咐了，說：『只這兩日，如家中有兩個姓丁的男女來，不許通報。』適我問那人，果是姓丁的兩口子，甚麼叫是太爺太奶奶！你也不容留他，惹老爺計較不是當要！」說得那店主敗興而歸，問說：「老爺姓麻，太爺怎麼又姓丁了？」丁利國道：「實不瞞你說。」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「他所以認我們是他的父母。」店家聽說，嘆道：「原來腳根不正。老爺預先吩咐過了，待你們到此，門上不許妄稟，稟了要重責革役哩！」

丁利國聽了這話，氣得目瞪口呆，想道：「明日是初五日，他一定到總漕軍門去作揖；我走去，當街見了他，看他怎的。」過了一晚，清早起來梳洗了，僱了一隻船，坐到城外，進了城，恰好府官出來，都上軍門作揖。頭一頂轎是太守，第二頂轎是同知，第三是麻從吾合推官的兩頂轎左右並行。麻從吾穿了翠藍六雲錦繡雪白銀帶，因署山陽縣印，拖了印綬，張了翠蓋，坐了骨花明轎，好不軒昂。丁利國正要跑將過去，待扯住他的轎子，與他說話，被他先看見了，望著丁利國笑了一笑，把嘴扭了一扭。丁利國隨即縮住了腳。麻從吾叫過一個快手去吩咐道：「那一個穿紫花道袍戴本色緞鑿子巾的是我家鄉的個鄰舍，你問他下處在那裡，叫他先回下處去，待我回衙去有處。」那人把丁利國讓得回了下處。

麻從吾作揖回來，講到衙內，合他老婆說了，要封出十兩銀子，打發他起身。老婆說道：「你做了幾日的官，把銀子當糞土一般使，這銀子甚麼東西，也是成十來兩家送人的！」麻從吾道：「依你送他多少？」老婆說：「少是一兩，至多不過二兩！」麻從吾道：「也要夠他盤纏回去才好。」老婆說：「是我們請他來的？管他盤纏夠與不夠！」兩口子正在商量，恰好兒子麻中桂走到，問說：「爹娘說些甚麼？」老婆道：「家裡姓丁的兩口子來了，你爹要送他十兩銀子，我說怎麼把銀子當糞土，主意送他二兩夠了。」麻中桂問說：「是那個姓丁的兩口子？」老婆說：「呸！家裡還有第二個姓丁的哩！」麻中桂道：「莫不是丁爺丁奶奶麼？」老婆說：「可不是他！可是誰來！」麻中桂問說：「如今來在那裡？怎麼還不差人接進衙來？慢慢打發飯錢不遲，何必先送銀子出去？」老婆道：「呸！這合你說忽哩！送二兩銀子與他，就打發他起身；接他進衙裡來，你還打發他去哩？」麻中桂道：「你還待要打發他那裡去？他養活著咱一家子這麼些年，咱還席也該養活他，下意的送二兩銀子，也不叫他住二日，就打發他回家去，怎麼來！沒的做一千年官不家去見人麼？」老婆說：「你看這小廝，倒好叫你做證見！他養活咱甚麼來？你爹教那學，使得那口角子上焦黃的屎沫子，他顧瞻咱一點兒來！」

麻中桂道：「他只怕沒顧瞻爹和娘，我只知道從八歲吃他的飯，穿他的衣裳，他還替娶了媳婦子。他可著實的顧瞻我來！」麻從吾道：「依你怎麼處罷？」麻中桂道：「依了我，接他公母兩個老人家進衙來住著，好茶好飯的補報他那恩；死了，咱發送他。」老婆說：「他姓丁，咱姓麻，僧不僧，俗不俗，可是咱的甚麼人？養活著他！」麻中桂道：「他姓丁，咱姓麻，咱是他甚麼人？他成十一二年家養活著咱，還供備咱使銀子娶老婆的！」老婆說：「我的主意定了，你們都別三心兩意，七嘴八舌的亂了我的主意。快叫人封二兩銀子來，打發他快走！」麻從吾道：「打哩他嫌少不肯去，在外頭嚷嚷刮刮的。這如今做了官，還同的那咱做沒皮子光棍哩？」老婆照著麻從吾的臉噙了一口屎臭的唾沫，罵道：「見世報的老斲頭的！做秀才時不怕天不怕地的，做了官倒怕起人來了！他嚷嚷刮刮的，你那夾棍板子封皮封著哩？」麻從吾道：「沒的好夾他打他不成？」麻中桂呆了半晌，蹣了蹣腳，哭著皇天，往屋裡去了。把那二兩銀子封了，叫了路上的那個快手，吩咐道：「適間在那路上看見的老頭子，他姓丁，你叫他老丁，你對他說：『我老爺到任未久，一無所入，又與軍門本道同城，耳目不便。』」把這二兩銀子與他做盤纏，叫他即忙回去。你就同那歇家，即刻打發他起了身來回話。」

那個快手尋到他的下處，說了麻從吾吩咐的話，同了主人家催他起身。那丁利國不由得著極，說道：「我千金的產業都淨淨的攪纏在他身上，幾間房子也因往這裡來都賣掉做了盤纏，如今這二兩銀子，再打發了這兩日的飯錢，怎麼勾得盤纏回去！」那快手合主人家豈有不怕本官上司，倒奉承你這兩個外來的窮老？原道他真是太爺太奶奶，三頓飯食，雞魚酒肉，極其奉承。如今按了本利算錢，該銀一兩四錢五分，要了個足數，剛只剩五錢五分銀子。夫婦抗了褥套，大哭著離了店家。快手看他走得遠了，方才去回了話。雖是麻從吾幹了這件刻薄事，淮安城裡城外，大大小小，沒有一個不曉得唾罵的。

卻說丁利國夫婦來時，還有路費多餘，僱了頭口騎坐，又有僱的那人相伴。如今僱的那人看了這個景象，怨聲聒耳。丁利國只得將那剩的五錢五分銀子，又將那領紫花布道袍都與了他，叫他先自回去。丁利國剛走到宿遷，婆子的銀簪銀丁香也吃盡了，腳也走不動了，人著了惱，兩口子前後都病倒了。主人家又要趕他出去，店主婆道：「在家投爺娘，出家投主人。他病得這等重了，趕他往那裡去？萬一死得不知去向，他家裡有人來尋，怎樣答應他？況且他說從淮安糧廳裡來，這一發不好趕他別去。」店家聽了老婆的好話，只得讓他病在店裡。過了兩日，夫婦同日雙雙亡了。店家報了縣裡，差捕官來相視了，將他兩件破褥賣了，買了兩領大席捲了，抬到亂葬岡內埋了。剩了幾分銀子，買了些錢紙與他燒化。店家落得賠了兩日的粥湯，又出了陰陽生灑掃的利市。

再說麻從吾從打發丁利國起身之日，兒子麻中桂惱得哭了一場，就如害了心病的一般，胡言亂語，裸體發狂。又自從丁利國夫婦死的那日，衙中器皿自動，門窗自閉自開，狗戴了麻從吾的紗帽學人走，烏鴉飛進，到他牀上去叫。過了幾日，飯鍋裡撒了狗糞，或是做飯火熟，從空中墜下磚石，把飯鍋打得粉碎。兩口子睡在牀上，把牀腳颯颯的鋸斷，把牀塌在地下。又過了兩日，這丁利國夫婦都附了，說起從前以往的事來，或罵、或咒、或大哭，除了麻中桂的夫婦，其餘的人，沒有一個不附了作孽的。作祟一日緊如一日。請了法官來鎮，那鬼附了生人，或附在麻從吾兩口子自己的身上，告訴那法官的始末根由。屢次禁制，無法可處。

又去揚州瓊花觀裡請了一位法師來到。那丁利國夫婦的鬼魂起初也還附了人訴說。法師道：「人鬼各有分處，你有甚冤情，只合去陰司理告，怎來人世興妖？混亂陰陽，法難輕縱！」叫：「取兩個壇來！法師仗劍念咒，將令牌拍了一下，叫：「快入壇去！」只聽那兩個鬼號啕痛哭，進入壇內。法師用豬膠將壇口扎住，上面用硃砂書了黃紙符咒，貼了封條，叫四個人抬了兩個壇到城外西北十字路中埋在地下。雖是空壇，有鬼在內，誰知那兩個壇都下老實的重。走路的看了，不知是甚麼物件在內。從此之後，衙內照常安靜。

過了半月，下了一日多雨，這兩個鬼忽然又在發作起來，比先作祟得更利害，他說：「你下毒手，要我永世不得出見，我如何又得出來了？」問他說：「你已入在壇內，安靜了半月，卻是如何又得出世？」鬼說：「你那日抬了去埋，人見那壇重，只說裡面有甚東西，每日有人要掘。只因有人巡視，不敢下手。昨天下雨，巡夜的不出來，所以被人掘開，我們以得跑出。你斷然還要去請那法師來制我麼？我們兩個如今躲在你兩口子的肚裡，憑我擺佈，那法師也無奈我何。」只見麻從吾合他老婆的肚裡扯腸子、揪心肝，疼得碰頭打滾的叫喚，只哀告饒命，口裡似「救月」一般，無所不許。鬼在肚裡說道：「這肚裡熱得緊，住不得，你張開

口，待我出去，你也還有幾日命限，我兩個且離卻這裡，先到貓兒窩等你兩個去罷。」自此衙內又復安穩。

到了次年正月，麻從吾被漕撫參劾回籍，想那鬼說貓兒窩相等，要得迴避，問那衙門人。都說：「如走旱路，離桃源二十里有個貓兒窩；如走水路，離邳州三十里有個毛兒窩。」麻從吾主意要由水路，迴避那貓兒窩的所在，坐了本廳的官船。

過了邳州以北三十里上，只見丁利國夫婦站在岸上。麻從吾剛只說得一聲「不好」，只見那兩個鬼魂一陣旋風刮到船上。麻從吾合他老婆一齊的都自己采頭髮，把四個眼烏珠，一個個自己摳將出來，拿了鐵火箸往自己耳內釘將進去，七竅裡流血不止。麻中桂跪了哀求，鬼說：「我兒，你是好人，不難為你。你爹娘做人太毒，我奉了天符，方來見世報應。」麻從吾合老婆須臾之間同時暴死。麻中桂買棺殯殮，不消說得。扶了柩回到明水，虧不盡兩個月前，使了三百七十兩銀子，買得人家一所房子，麻中桂就把爹娘的棺木停在正寢，建了幾個醮。到清明那日，雙棺出殯。麻中桂滿了服，也便低低的進了學。

麻從吾做了八個月通判，倒在山陽縣署了六個月印，被他刮地皮，剔骨髓，弄得有八千銀子淨淨的回家。麻中桂買許些地土，成了個富翁，後來遭水劫的時候，也同那幾家良善之人不到衝沒，想必因那一點不忍負丁利國的善心所致。若論麻從吾兩口子的行事，不當有子，豈得有家？可見雖說是遠在兒孫，若是那兒孫能自己修身立命，天地又有別樣安排。若因他父祖作惡，不論他子孫為人好歹，一味的惡報，這報應又不分明瞭。

再說那嚴列星的果報，更是希奇。且說了他兩件小事，把那件古今未有的奇聞留在後回詳說。他初次生了兒子，七八日屙不下屎來，脹得那小孩子的肚就如面小鼓一般，晝夜的啼哭。仔細看視，原來那孩子沒有糞門。這有甚法處得？只得看他死便罷了。第二年又生了個兒子，到了七八日，又是如此。一個遊方的道人教他使秤梢頭戳開。依了戳將進去，登時死了。第三年又生了個兒子，糞門倒是有的，那渾身無數的血孔往外流血，就如他使箭射的那土地身上一樣。這等顯應，他作惡依舊作惡，不知叫是甚麼省改，只等後來盡頭的異報才罷。真真是：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